



国内围域下乌克兰危机的 根源及其影响

戴长征 张中宁

[摘要]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由其国内和国际两个围域下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酿成。其中其国内的历史恩怨、东西分裂、政治腐败、经济不振等根源为内因,周边强权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出于自身地缘战略利益强力干预等因素为外因。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分别从乌克兰历史、地理(地缘)、民族、文化、国内政治与经济等国内围域下的六个维度探讨了乌克兰危机的内部根源,并分析了其对世界和中国的可能影响以及中国在应对该影响时应该坚持的原则立场。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文明冲突;大国博弈;世界格局;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51.1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14.05.008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4)05-0083-(16)

[收稿日期] 2014-06-18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KDA004);北京市共建项目(4714070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

[作者简介]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中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9)

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是影响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热点问题。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货物贸易世界第一的中国,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故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生的冲突,中国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且,中国与乌克兰危机中博弈的各方都有紧密的经贸或政治联系。因此,探究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分析其对世界和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利于我们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制定适当的因应策略,从而帮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创造更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乌克兰危机的缘起和发展

自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以来,其内部不断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危

机。其中最严重、最受世人瞩目的除了2004年底的橙色革命外,非本次危机莫属。与2004年那次危机如出一辙,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由国内和国际两个围域下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发酵而成。其国内根源是内因,国际干预为外因,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

(一)危机爆发阶段

本次危机的导火索是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及“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TA),转而寻求与俄罗斯更紧密地合作。乌克兰国内渴望早日加入欧盟的亲欧民众随即在基辅等地举行抗议示威,反对政府决定,要求政府下台,危机随之爆发。

(二)危机升级阶段

在对付示威抗议的过程中,亚努科维奇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面临国内、国际多重压力,应对乏力。一些西方政客为达到推翻“亲俄”政府、实现地缘利益的政治目的,纷纷赶到示威现场为抗议活动加油打气。2014年2月18~20日,持续3个月之久的抗议示威演变成导致82人丧生,810人受伤的骚乱。^[2]亚努科维奇及其政府迫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全面让步,21日与反对派签署了令其满意的危机解决协议,但仍无法缓解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深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22日被乌议会宣布“自动丧失总统职权”。至此,乌克兰反对派通过街头政治成功实现政权更迭。

(三)危机热点转移阶段

就在乌克兰亲欧过渡政府于2014年2月23日成立的当天,南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亲俄民众开始集会抗议基辅的亲欧民众利用动乱夺取政权并积极推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公投。3月16日的公投结果显示152万登记选民的最终投票率为85%,96.77%的投票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理睬欧美的警告和制裁决定,与宣布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迅速签署入俄条约。于是,原来隐身或半隐身于危机背后的各大国直接走向冲突前台,乌危机演变成欧美与俄直接对抗的世界性危机。

(四)危机扩散阶段

克里米亚公投的示范效应很快在亲俄民众也较多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各州扩散开来。4月6日,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东部各州相继爆发示威游行,要求公投以决定实行联邦制、独立或加入俄罗斯。5月2日,乌南部重镇敖德萨亲政府民众与联邦化支持者的冲突酿成至少46名联邦化支持者被烧死、214人受伤的惨案。5月11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无视美欧反对、乌政府军围攻以及对欧美立场开始软化的俄罗斯的呼吁,分别就本州是否独立举行公投,结果顿涅茨克赞成独立的选票为86.7%,卢甘斯克则有96.2%的选票支持独立。5月12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各自宣布脱离乌克兰成为“主权国家”。乌政府4月12日在与秘密来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会谈后开始对其东部亲俄或联邦化武装实施“反恐”行动并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走到了国家分裂和内战的边缘。

(五)危机博弈新阶段

6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与美、欧、乌首脑短暂会晤,再次开启博弈各方就乌东部危机的对话。尽管乌克兰新选总统波罗申科在次日的就职演说中

表示要与东部民间武装对话,但是他明确拒绝东部地区“联邦化”,宣称绝不放弃克里米亚,领导乌克兰靠拢欧盟,并于6月27日与之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剩余部分。同时,乌军加大乌东部地区“反恐”行动,并于7月上旬夺回分离分子占据的斯拉维扬斯克等多座东部重镇。乌军看似取得平定东部分离运动的阶段性胜利,然而表面略退的俄罗斯仍被北约秘书长直斥“耍两面派”,故不能排除其内外各方的博弈将导致乌东部局势长期不稳的可能。

二、乌克兰危机的国内根源

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2014年3月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言,乌克兰的局势发展到今天,事出有因,其背后有复杂历史经纬和利害冲突。^[3]为了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揭示出乌克兰危机这一复杂国际问题的本质,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双域九维框架,冀对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有一个相对全面的分析。具体地说,该研究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围域,从乌克兰国内历史、地理(地缘)、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和国际上美国的霸权战略、欧盟一体化理想和俄罗斯复兴强国之梦等九个维度来探讨乌克兰危机的根源,而本文则主要从头六个纬度来着重探讨和分析乌克兰国内围域中的危机根源。

(一)历史经纬

英国历史学家李德一哈特(B.H. Liddel-Hart)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发生何事的同时努力找到导致该事的原因。^[4]因此,从历史维度来探究今天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不可或缺。乌克兰社会的混乱动荡和尖锐对立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1. 乌克兰形成初期的东西对峙。历史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民族同宗共源,但在各自形成之初便具有东西对峙的色彩。公元882年在当今主要属于乌克兰的土地上建立的古基辅罗斯大公国是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那时的东斯拉夫人是现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民族的共同祖先,故乌克兰又被称为“俄罗斯文明的摇篮”。^[5]13世纪,罗斯大公国分裂。随着蒙古大军西征,东北罗斯(后为俄罗斯)和西北罗斯(后成白俄罗斯一部分)先后臣服于蒙古的钦察汗(又译金帐汗)王国,而西南罗斯(乌克兰)则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支持下保持独立,故其与另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一开始便带有东西方对峙的色彩(当时是“鞑靼化”的东北罗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对立)。^[6]后来,分裂的乌克兰又历经波兰王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及其后继苏联的轮番侵袭和统治,直到二战后乌克兰领土才在苏联的统治下获得历史性统一,而真正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得以正式建立。^[7]

2. 乌克兰形成过程中的东西恩怨。乌克兰东西部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因不同归属而相互杀伐,历史仇恨根深蒂固。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贵族联合成立的波兰王国统治着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对境内其他民族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和宗教迫害,1648年哥萨克首领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掀起反抗波兰统治的起义。出于对抗波兰的需要,赫麦尔尼茨基于1654年投靠沙皇俄国,致使乌克兰东部的大片土地从此成为沙俄领土。到18世纪末,除个别地区仍属奥地利管辖外,沙俄通过南征北战征服现今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和90%的人口。^{[7](58)}尽管沙俄政府对乌克兰被征服地区实施了俄罗斯化政策,但由于其西部地区直到二战后才脱离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而并入,因此同较早并入俄的乌东部和

南部地区相比,其俄罗斯化程度较小,独立意识较强,亲西方特征明显,加上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相互冲突和彼此杀戮,历史仇怨未消,成为今天乌克兰内部东西冲突的历史根源之一。

3. 近代乌克兰的历史伤痕。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一些不当的国内和民族政策加深了西部乌克兰族裔和东部俄罗斯族裔之间的隔阂。苏联二战前后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并入的新领土都是苏俄从未控制过的乌民族情绪最强烈的地区,在此过程中苏军遭遇当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的猛烈抵抗,伤亡惨重,故对其镇压也非常酷烈。此后苏联在新领土上强制推行集体化又造成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镇压运动扩大化。所有这些都给乌克兰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创伤,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对境内俄罗斯人的排斥心理,也激起他们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邻国俄罗斯的敌对情绪。故美国《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安德烈娅·查鲁帕(Andrea Chalupa)认为,“示威者推倒基辅的列宁雕像并将其斩首不仅仅是向普京表达怨恨的情绪,更是对当年苏联‘暴行’的报复行为。”^[8]

4. 尴尬的结盟“礼物”。就一度成为危机热点的克里米亚来说,其近现代与俄罗斯的联系更加密切。姑且不论现在该地的俄罗斯族裔占其人口 58.5%,就历史渊源来说,俄罗斯对其实际控制已有两百余年。1774 年沙俄挟第五次俄土战争胜利之威,强迫土耳其签订《凯纳尔基条约》,使克里米亚汗国实际成为沙俄的保护国。1783 年,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撕下“保护”伪装,直接吞并克里米亚,并以此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港为基地组建了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黑海舰队,该地从此成为俄罗斯势力深入黑海和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战略基地。1954 年 5 月,出身乌克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以纪念俄乌合并 300 周年为名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这在当时看来不过是把它从苏联的左手转到了右手,但却为乌克兰独立后的俄乌领土争端和今天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独立与公投入俄埋下历史隐患。

(二) 地缘因素

1. 乌克兰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乌克兰是欧洲除俄罗斯外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三大粮食出口国,素有“欧洲粮仓”之称”。但是,乌克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对匮乏,90%依赖进口,这使俄罗斯利用能源武器施压和制裁乌克兰成为可能。

2. 处于地缘战略的支轴国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首先,乌克兰东接俄罗斯,南临黑海,北连白俄罗斯,西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诸国毗邻,处于黑海里海区域“五海三洲”之地的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的十字路口,各种文明冲突交汇之处,致使历史上周边大国彼此征伐、竞相争夺。其次,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通往中西欧、巴尔干及地中海的主要通道。不仅俄输往欧洲的能源管道经过这里,而且其黑海舰队也位于乌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舰队是俄海军中唯一不怕冰冻围困的全天候舰队,且驻扎此地已近 230 年,影响辐射至中东欧、地中海周边的西亚、中东和北非。故克里米亚对俄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其后来成为乌克兰危机热点之一的重要原因。最后,乌克兰处于美国霸权体系下的欧盟与区域强权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是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眼中的战略“支轴”国家,对俄地缘政治至关重要。^[9]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如果丢掉乌克兰就“不再成其为帝国,但俄罗斯一旦收买并使乌克兰臣服,那它就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帝国的身份”。^{[9](46)}拿破仑当年也说“占领基辅就等于抓住了俄国的双脚。”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

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北约就能像其在波罗的海三国所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把军队和武器部署到俄罗斯家门口,从而使它在西南方向上像其西面一样丧失战略缓冲,且处于西方的钳形包围之中,令其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这是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何如此拼命地争夺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民族隔阂

从民族上来看,乌克兰现有的4 525^[10]万人口中共有130多个民族,民族种类之多成分之复杂,仅次于有193个民族的俄罗斯。据2001年统计,乌克兰总人口中乌克兰族占77.8%,主要生活在乌克兰西部;俄罗斯族占17.3%,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占58.3%,顿涅茨克州43.6%,卢汉斯克州44.8%,哈尔科夫33.2%,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24.2%,扎波利日亚州32%,奥德赛州27.4%(见图1)。其他民族主要有白俄罗斯族、犹太族、鞑靼族、摩尔多瓦族、波兰族、匈牙利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德意志族、保加利亚族等,但其各自人口都不超过乌克兰总人口的1%。由此不难理解俄罗斯族人在乌克兰政治中的特殊影响。历史上这些民族曾经互相杀戮或迫害,乌克兰独立后政治动荡、经济发展落后于水平原本伯仲之间的俄罗斯,难免使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心理产生失落,对原先隶属的东方故国有一定程度的向往。东西民族的分裂可从2010年大选中乌民众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和“亲西方”的季莫申科支持的变化情况一目了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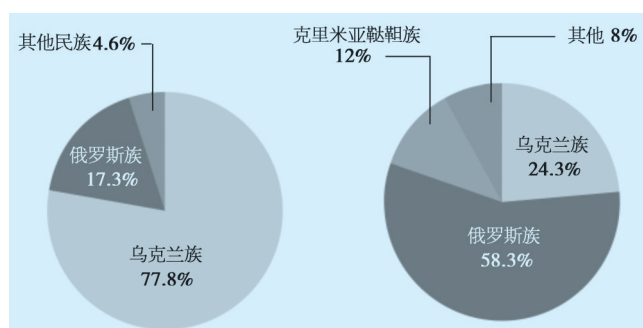


图1 乌克兰(左,包括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右)的民族构成
注:图中数据由于四舍五入或取整,加总后并非100%。

资料来源:BBC. Ukraine's sharp divisions [N/OL]. 2014-04-23,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387353>. 根据乌克兰统计局2001年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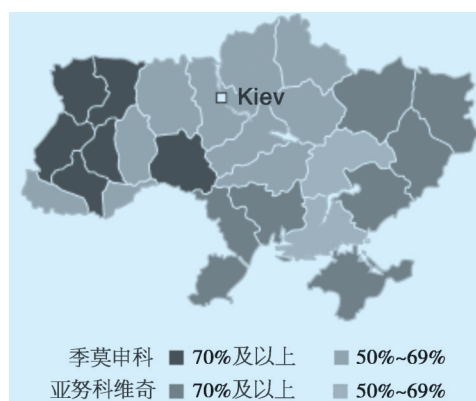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乌克兰大选两位候选人支持情况
注:图中英文 Kiev 为乌克兰首都基辅。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乌克兰大选情况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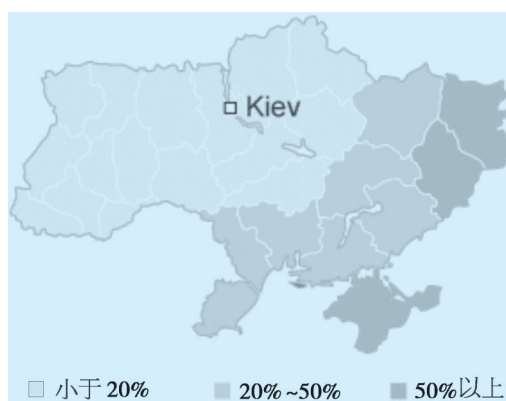


图3 2001年乌克兰境内俄语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乌克兰统计局2001年数据绘制。

(四)文化冲突

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未来十年全球政治关系的焦点会是……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扮演主要的角色。政治很大程度上会被文化相似性与对抗性所引导”^[11]。尽管人们对该理论本身有不同看法,但它对我们理解乌克兰国内持续不断的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仍有启发意义。

首先,乌克兰境内多民族荟萃,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五大宗教派别(天主教、东正教、浸礼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汇聚此地。这些宗教历史上为争夺教区和信众冲突不断,即使同一宗教(如东正教)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因政治干预而分分合合。在今天美欧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竞相争夺的格局下,宗教信仰的差异跟着发酵,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国家认同、对政体的选择以及对政权的态度,对动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2]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短暂的民族独立、巨大的种族差异、相互竞争乃至冲突频繁的宗教因素等“成分”构成的乌克兰现实土壤上,很难开出和谐统一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之花。

其次,就乌克兰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来说,虽然在独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乌克兰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一系列语言政策和法令强令学校、政府机关使用拥有国语地位的乌克兰语,并积极打压和排挤使用人数仅次于乌克兰语的第二大语言俄语,但是由于语言现状的相对稳定性,这些政策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并不显著。俄语目前不仅仍然是乌克兰境内众多俄裔居民的母语,同时也是乌克兰民族间交际的重要工具,且越往东部和南部说俄语的人越多,而乌克兰语的使用情况则呈现相反趋势。数据显示分别以乌克兰语和俄语为母语的居民在2001年为67.5%和29.6%,2005年为64.3%和34.1%,2006年为60%和38%^[13]。乌克兰政府推行的语言文化政策,不仅未达到推动文化统一、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俄语居民和乌克兰语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激化了宗教、语言等文化冲突,增加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居民的离心力。

(五)国内政治矛盾

1. 民主制度发育不成熟,政治体制不稳定。民主是当今东西方国家都认可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天天扛着“民主”大旗在世界各地指手画脚的西方国家对它推崇备至,且其也位列我国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位。故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14]但民主是个内涵外延极广的词汇,其具体制度或形式需要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而有所不同。早在1968年,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5]一书中就指出,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当今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因此,如何在像乌克兰这样内部分裂严重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稳定有序的政治组织和制度形式来保障民主的真正践行,如何在其错综复杂的地域冲突和民族矛盾之中培育出民主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基本和解与包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在乌克兰、泰国、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这些历史文化传统迥异、内部分裂严重的国家生吞活剥地套用美式“民主”,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只能导致其内部各政党常常利用族群分裂为一党之私和谋取政权而恶斗不已,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因此,日内瓦大学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

“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16]就是说,民主是不是好东西,主要看其性质,而非其形式。

2. 统治集团贪污腐败严重,政府威信尽失。独立后的乌克兰政治、经济与社会急剧转型,而体制建设则远远落后于转型的步伐,大量制度漏洞造成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阻碍国家发展。从透明国际近10年所发布的各国政府清廉指数来看,乌克兰除2005年、2006年排在第107名和第99名外,其余各年都排在110名以下,排名稳居约160个参评国家中的倒数30名上下,属于极度腐败的国家之列(见表1)。

表1 2004~2013年乌克兰清廉指数排名(满分=100)

项目 \ 时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参评国数	145	158	163	179	180	180	178	182	176	177
排名	128	107	99	118	134	146	134	152	144	144
得分	22	26	28	27	25	22	24	23	26	25

资料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N/OL].2014-04-26,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本表由笔者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绘制。

乌克兰社会的行政腐败最为普遍。前总理兹维亚吉拉斯基(1993.9~1994.6)因涉及贪渎于1994年11月潜逃至以色列。前总理拉扎连科(1996.5~1997.7)2005年3月名列透明国际全球十大腐败元首中的第八位。1999年底,他潜逃至美国,被美国法院以勒索、欺诈和洗钱2.8亿美元等罪名判处9年监禁,并处以1000万美元罚金。拉扎连科的盟友、前总理尤里娅·季莫申科(2005.2~2005.9, 2007.9~2010.2)从普通人逆袭为亿万富翁的传奇经历也颇受非议,并于2011年10月11日因涉嫌腐败被判入狱7年。至于乌克兰国内经济、司法、海关、警察、军队、卫生和等领域腐败现象也相当普遍,不胜枚举。

3. 政治派系恶斗,“反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些政客不是把腐败问题当作政治和社会问题来整治,而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打击异己,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乌克兰掌权的政治人物和政府高官疯狂腐败和为攫取权力不择手段打击对手之举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不仅使腐败现象如瘟疫一般蔓延,破坏了政权及其制度运行的合法性基础,而且使本就分裂的社会大众对国家前途更加迷茫和失望,因而也就更加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当前的政治动荡。

(六)国内经济动荡

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致使乌克兰历届政府都对俄罗斯抱有戒心和疑虑,也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欧洲,把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和控制作为外交努力的优先方向。就连来自乌克兰东部、被世人公认“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也不例外,一直把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可是,乌克兰不仅在历史文化、民族关系和政治方面无法割裂与俄罗斯的联系,在经济领域短期内也无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1. 乌克兰在贸易上对俄罗斯、欧盟依赖严重。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国。据乌克兰海关统计,虽然2013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货物进出口下降了约15%,但是总额仍高达383亿

美元,约占该年乌克兰货物贸易进出口1 402.7亿美元总额的27.3%。其中,乌克兰对俄罗斯出口150.7亿美元;约占其633.1亿美元出口总额的23.8%,自俄罗斯进口232.3亿美元,约占其769.6亿美元进口总额的30.2%^[1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为1 774亿美元,由此计算出的2013年乌克兰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9.1%,仅其与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额,就占其GDP的21.6%,可见其经济对俄罗斯依赖之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东部城市原是苏联的重要工业基地,生产的产品大都依照苏联—俄罗斯的规格,目标市场也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如果转而采取欧盟标准,很多东部企业会因一时难以达标不被欧盟市场接受同时又丧失俄罗斯订单而倒闭。因此不难理解该地民众的亲俄倾向。

同时,欧盟在经济体中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欧盟统计,2012年乌克兰从欧盟进口货物达248亿欧元,占其进口总额的40.7%;对欧盟出口129亿欧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5.3%;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约377亿欧元,占其进出口总值的33.7%。从最近10年欧盟与乌克兰的贸易趋势来看,除了2009年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基本上处于节节攀升的态势(见图4)。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国内有众多亲俄民众的同时,也有众多欧盟的拥趸。

2. 经济发展长期衰退极度不稳定加剧社会矛盾。乌克兰

独立后的第一个10年可谓“失去的十年”。从1990年起,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连续10年下降。下降最多的年份(1994年)竟达22.9%(见图5)。据世界银行按2005年不变美元计算,1999年当乌克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跌到谷底时,其比独立前的1989年下降了61.6%,1998年乌克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39.7%。从2000年起,乌克兰经济才开始回升,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2008年,随后的经济危机再一次使乌克兰经济冲向谷底。尽管2009年14.8%的负增长不像第一个10年那样令人难熬地持续下去,但随后的增长也失去了2000~2008年间的势头,在持续两年约5%的增长后,经济随即陷入2012年和2013年的几乎停滞状态。伴随着经济衰退的是失业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曾是苏联和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本是苏联工业最发达和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沦为独联体中表现最差的国家,2013年人均GDP只有俄罗斯的26.4%。^[19]乌克兰东部的俄语居民看到自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被原不如己的俄罗斯境内公民远远抛在后面,对现在的国家难免生愤懑之心和离异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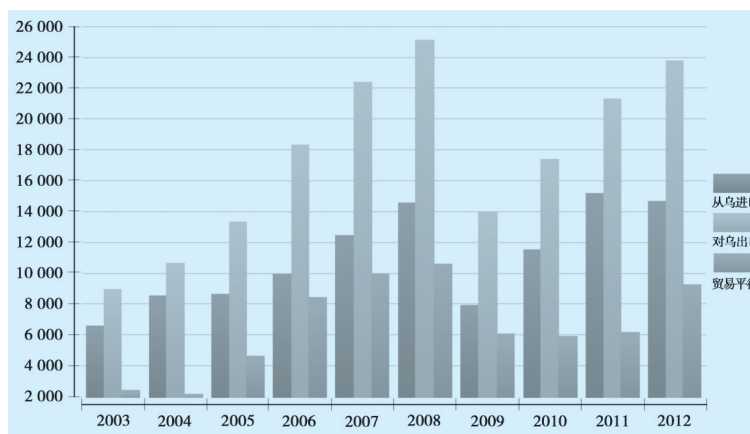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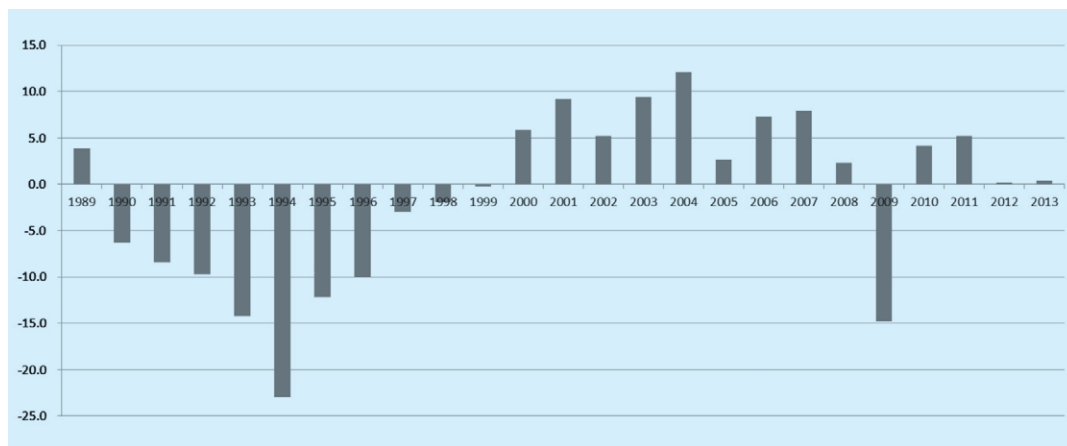


图4 2003~2012年欧盟与乌克兰贸易状况(单位:百万欧元)^[18]

资料来源: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Ukraine [EB/OL]. 2013-11-0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59.pdf.

图5 1989~2013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单位:%)^[20]

资料来源: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B/OL]. 2014-04-08,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3. 能源供应受制于人,增加危机解决难度和变数。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网站上的数据^[21],乌克兰天然气消费占其总能源消费的40%。2012年乌克兰共消费约1.86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而国内仅生产所需总量的37%,另外63%则是通过Bratstvo和Soyuz两大输气管道从俄罗斯进口。同年,乌克兰每天消费318 760桶石油,每天自产只有80 400桶,其余除极少量从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地进口外,绝大部分从俄罗斯进口。这给俄罗斯为达到外交目的在乌克兰短暂的独立史中已经数次动用能源武器来制裁和惩罚乌克兰提供了可能。其中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4年的行动应属影响较大的几次。虽然乌克兰境内已探明的页岩气储量为其未来能源来源多样化和独立性带来希望,但是这些储量的实际开采和利用还需要数年,远水难救近火。

三、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和美国重返亚太、叙伊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对世界政治和中国利益的影响值得中国学者深入探究。

(一)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的影响

1. 世界出现局部紧张但不会陷入新的冷战。乌克兰危机无疑挑起局部紧张的世界局势。有人甚至担心乌克兰危机会让世界陷入新的冷战,这种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第一,俄罗斯或许认识到要想再次强大和繁荣必须尽量融入美欧主导的世界体系,这是它历时18年艰苦谈判努力加入WTO的原因,也是其在欧美制裁的压力下身段变软不再像其在克里米亚那样支持乌东部分离主义分子的重要盘算。第二,俄罗斯自3月18日在克里米亚得手后,已经起到“教训”美欧和乌克兰的作用,过犹不及。因此,俄在对局势强硬应对的同时,也保持与美国、欧盟和乌政府代表的接触和沟通,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呼吁乌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暂缓“公投”,并对其后两州的“公投”结果和“入俄”申请表态谨慎,立场明显软化。第三,虽然2013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到世界第八^[22],但是它目前的实力和影响力仍无法和苏

联相比。且不说它目前约2.1万亿美元GDP只是美国的1/8,其世界影响力从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的表决情况可见一斑。在本次表决中,有100个国家支持美、欧、乌的立场,赞成克里米亚公投无效。它们大都富裕且强大,仅美欧的经济产出就约占世界一半。而那些跟着俄罗斯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自己在内也仅有11个,且都是古巴、朝鲜、叙利亚等这样影响力较小的贫弱国家,经济总量合计约为世界的4%,只相当于法国这一个国家。与很多支持美国的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不同,这些俄罗斯的支持者并未与莫斯科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如果冷战的话,这两派的实力差距实在悬殊。俄罗斯除了军事力量尚值一虑外,几乎没有别的资本与美欧开展冷战。第四,俄罗斯和美欧经济都承受不了真正摊牌。尽管美欧自克里米亚公投后对俄罗斯采取了几条雷声大雨点小的制裁措施,但仅这些象征性的制裁措施就使俄罗斯第一季度资本流失650~700亿美元,超过2013年全年的资本流失。欧洲央行总裁 Mario Draghi 估计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资本外逃高达2 220亿美元。^[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把俄罗斯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3%的预期降低到0.2%。^[24]另一方面,欧美也还没有完全从债务和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且欧盟有超过1/3的能源供应来自俄罗斯,故对制裁双刃剑的感受较美国更为直接和真切。最后,美国在朝鲜、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网络安全等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上还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故真正摊牌的代价双方都难以承受。因此,世界不会陷入新的冷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部和平不会受到影响。如果美欧不知节制依然像先前那样挤压俄罗斯,或乌克兰、俄罗斯等对局势误判冒进,应对失当,都可能激化矛盾,加重危机,甚至造成乌克兰叙利亚化或南斯拉夫化,从而影响区域安全与和平。

2. 美国领导权威受到挑战,世界格局或开始改变。美国现在及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尚无他国可比。但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也显而易见,这甚至可以从美国处心积虑地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战略空间上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对霸权旁落的深深担忧和焦虑,从容自信的霸权大国不应如此躁动。国际政治方面,俄罗斯已通过2013年叙利亚危机、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等博弈使美国左支右绌,十分被动,不复其冷战后头20年中一言九鼎、主导世界局势的势头和能量。世界经济方面,中国继2008年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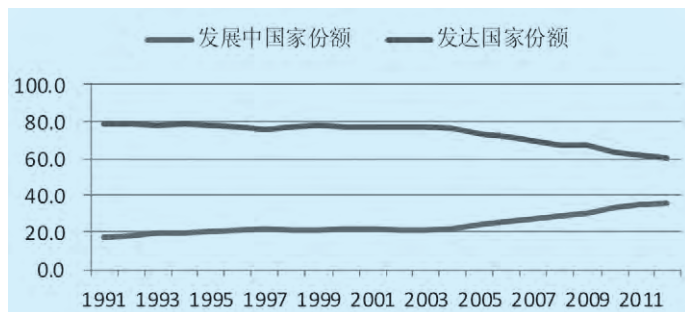


图6 1991~2012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份额的变化趋势(%)^①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绘制。

德国成为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第二大国,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后,又被世界银行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于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5]在过去20余年,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从1991年占全球的17.4%上升到2012年的35.8%,而包括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GDP在世界上的占比却从1991年的79%下降到

2012年的60.4%(见图6)。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发展中国家经济产出在世界的占比则达到49.7%(见图7)。这说明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的政治中心也将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转移。^[26]在军事方面,美国由于金融危机和高额财政赤字削减军费,迫使它不得不收缩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线,以集中力量“重返亚洲”。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公开挑战美国的权威或成为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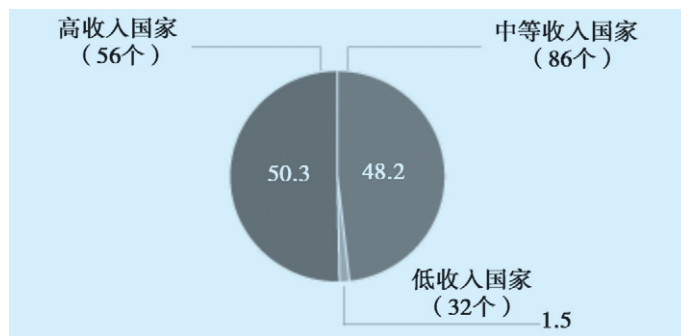


图7 2011年发达国家(高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GDP世界份额(PPP,%)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Glob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EB/O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270056-1183395201801/Summary-of-Results-and-Findings-of-the-2011-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pdf>.

3. 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受到影响。上文已经提及欧美制裁已致使俄罗斯大量资本外逃、经济陷入停顿。但是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会局限于一国一隅。一方面,俄罗斯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主要能源供应国。2013年俄欧双边贸易达3 263亿欧元,其中欧对俄出口为2 065亿欧元,欧从俄进口1 198亿欧元。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可避免地伤及欧盟自身脆弱复苏的经济,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5月12日访德时就对《德国商报》说,乌克兰危机会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其冲击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和欧洲的能源供应。^[27]另一方面,尽管美俄之间的贸易额较小,但是2013年也达到381.2亿美元。这个数额对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0.1%的美国推动贸易发展、保障国内就业、摆脱财政危机仍有重要意义。美国很多跨国公司如波音、福特、通用汽车、埃克森美孚、嘉吉等巨头都在俄罗斯有大量的投资和业务。2013年,仅波音公司一家就为俄罗斯提供了21亿美元的产品,而该公司计划在俄继续投资270亿美元。如今,这些业务无疑会受到危机的冲击,给美欧的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因素,为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4. 叙伊局势出现令人意外的突变。叙利亚政府无疑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益者。2013年,俄美在叙利亚的激烈博弈使美国欲武力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统治的打算落空。企图在乌克兰问题上扳回一局的美国没想到自己拉拢欧盟强力干预乌克兰的结果是乌克兰的分裂和美俄的直接对抗。就在世界目光聚焦乌克兰、西方不得不暂时忽视其对叙利亚局势的“关心”和其对叙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之际,叙利亚政府军乘机收复失地,重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局势。更令欧美意外的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异军突起,乘机攻占伊拉克西北部大片土地,成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并一度直逼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乌克兰危机削弱了美国应对叙伊乱局的雄心,其对美俄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合作上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① 由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绘制。

(二)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不少人认为乌克兰危机远离中国,对中国没有多大影响,中国可以淡然处之。还有一些人认为危机中博弈的双方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因此可以在其中左右逢源。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把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简单化了。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其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

1.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外交构成一定挑战

(1)中国与冲突各方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合作,如何平衡考验智慧。正如本文开篇所言,中国与乌克兰危机中的冲突各方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会造成新的矛盾或把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损害中国自身利益,其实非常考验中国的外交水平和智慧。具体地说,一方面,俄罗斯既是中国的周边大国和区域强国,又是我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俄货物贸易总额达892.1亿美元)。其与中国在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军事和航天航空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在国家安全、反霸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等重大问题上与中国拥有共同利益和追求,对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实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战略和实践具有重要影响。据英国BP公司《2013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中国2012年共进口能源3.542亿公吨,占世界能源进口总量的13%,其中有16.9%就来自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地区^[28]。随着2013年12月,中俄签下27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项目,2014年5月21日,中俄签下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购销合同,俄罗斯无疑成为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中俄全面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仅攸关我国与之43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传统安全,而且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也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欧盟连续10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5659.9亿美元。美国多年也保持着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且双边贸易近年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624.5亿美元。仅中国与欧美两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就达1.1万亿,占中国4.16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的27.2%,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3%。因此,稳定的中美、中欧关系与良好的中俄关系一样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为国内改革发展营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至关重要。中国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战略的成败关键,取决于中国能否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由此观之,与其说乌克兰危机让中国“左右逢源”,不如说其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左右为难”。

(2)中国与乌克兰的经济合作存在变数。中国与乌克兰的贸易额尽管不大,2013年只有区区111.2亿美元,^[29]但是乌克兰对中国的军工贸易、粮食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乌军贸合作比较广泛,中国人熟悉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欧洲野牛”小型气垫登陆舰等都是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俄罗斯出于防范心理在对华军售上常有保留,但是缺乏资金,与中国没有地缘利益冲突的乌克兰并无太多顾忌,所以一些中国从俄罗斯买不到的军工产品和技术可以转而从乌克兰购得。其次,2013年12月3日至6日,乌克兰时任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批准了《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进一步

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能源、基建、港口、航空、粮食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协议。其中，中国承诺给乌克兰的投资和贷款累计达 180 亿美元。再次，乌克兰在陆路物流上是中国通向欧盟巨大市场的大门，也是中欧乃至亚欧大陆紧密联系的空中走廊。目前，中国正希望通过“钢铁丝绸之路”扩大铁路货运出口。处于枢纽地位的乌克兰动乱给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建设增加阻力，并给亚欧空中航行安全增加风险。最后，“欧洲粮仓”乌克兰肥沃的农田可以多元化中国的粮食进口，从而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为此，乌克兰的 KSG Agro 和中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签署农业合作意向备忘录。目前，上述协议因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能否顺利执行充满变数。

(3) 乌克兰危机促使美国加强亚太布局。美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博弈处于下风，在国内饱受批评，国际上其“霸主”威信也受到打击，让盟友怀疑自己身陷危机时美国出手相救的能力和意愿。面临国内国会中期选举压力的奥巴马政府为了扭转其“外交软弱”的形象，同时安抚心存疑虑的盟友，最近一段时间动作连连。首先，为了保证亚太不会出现其所谓的类似克里米亚的危机，奥巴马于 2014 年 4 月 23~29 日高调访问了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的亚洲四国。其次，奥巴马一改过去“战略模糊”策略，成为首位明确表示钓鱼岛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 5 条的美国总统，并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最后，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菲美加强防御合作协议》，获得重新在菲驻军的权利。美国举措虽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但其策略和表现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这使我国东海和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成为近日中菲、中越岛礁争端再次升温，越南反华骚乱的幕后推手，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给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带来挑战。

2. 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一定机遇

(1) 美俄相争暂时缓解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战略压力。亚太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远多于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利益。因此，美国不会放弃更大的亚洲利益，冒着核战争的风险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纠缠下去。也就是说，乌克兰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重返亚太”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反而如上所述加快美国的亚太布局。但是，乌克兰危机毕竟是燃眉之急，利益不大但是为了霸权形象火却不能不救，这在短期内必然影响美国对其他国际议题的关注。其次，美国 2014 年 11 月举行的中期国会选举也会分散奥巴马政府的一部分精力。故乌克兰危机引起的美俄相争在短期内仍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2) 乌克兰危机加快俄罗斯东向步伐，给中俄贸易增添新动力。俄罗斯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八强，主要靠资源驱动型经济，其中能源出口占的比重较大。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根据 IMF 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 GDP 年增长率从危机前的 8.5% (2007 年) 下降到 2013 年的 1.3%，而货物和服务贸易从 2003 年的 12.6% 年增长率一路下滑至 2012 年的 1.8%，2013 年货物贸易更是 10.2% 的负增长。现在，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能源面临欧盟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压力。美国 2014 年 7 月 16 日对俄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17 日马航客机在乌境内被导弹击落等事件势必使局势进一步复杂，俄经济状况更加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挽救急剧下滑的对外贸

易,摆脱外交孤立,俄罗斯把目光投向经济充满活力的亚太和其中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预料之中的事。5月21日中俄在普京总统访华和出席亚信峰会期间签署谈判长达10年之久、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供应时间长达30年的天然气大单,便是俄罗斯东向的明证。据美国《商业周刊》分析,俄罗斯能源出口中国有益于改变中国能源结构,降低中国对空气污染较大的燃煤需求,从而改善空气质量^[30]。乌克兰危机促进中俄贸易关系是短期可见的影响,而改善中国环境质量则应该算是其对中国比较长期而间接的影响之一。

四、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建议

2014年3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乌克兰局势通电话,大国就乌危机合纵连横之势明显,博弈各方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根本国家利益来决定应对之策。现阶段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必须服务这个大局,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更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战略机遇期。鉴于此,中国可根据以下原则来应对乌克兰危机及其带来的冲击: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互不干涉内政”的主张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31]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是我国这五项外交原则的核心。俄、美、欧出于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对乌克兰内政横加干涉,导致局势恶化,所作所为不符合我国上述国际关系准则。因此,践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虽然可能使冲突各方因拉拢中国支持的企图落空而失望,但是却符合中国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一贯主张,彰显我国外交“言而有信”的软实力和坚持正确“义利观”等原则,有利于获得世界的理解、支持和接受。

(二)坚持“负责任大国”原则,但需清醒认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中国发展很快,让世界惊羡,但在软硬实力上仍然有限。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实力和影响力远超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第五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381.2亿美元^[32]。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又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2012年约占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的3/4),2012年俄欧之间的贸易额(2675亿美元)占俄罗斯全部外贸的41%,是俄罗斯与中国当年贸易额(641亿美元)的4.17倍^[32]。故欧盟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远胜中国。现在,美欧联合起来制裁、施压俄罗斯,俄罗斯尚且不为所动,那些主张“中国干预”的人不是头脑发热,高估了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恐怕就是别有用心了。同样,中国对乌克兰的实际影响力也不如俄罗斯。因此,在实力不济、介入无效乃至介入会产生损人不利己反效果的情况下,坚持“负责任大国”的原则并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

(三)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但是拒绝“选边站”

尽管博弈各方有意拉中国站它们一边,但是中国外交应该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福祉和长远利益为依归。首先,“选边站”既无益于我国和世界人民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不符合自己一贯提倡的“不结盟”、“不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外交争端的和平外交原

则。其次,拒绝“选边站”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保障中国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也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内部有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多个涉及主权和领土安全的问题,中国不希望内政受到别国干涉,当然就不能落下干涉别国内政或支持第三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再次,中国主张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建设新兴大国关系,选边站不仅有损自己多边全方位立体外交的目标,而且无益中国正在积极与美国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与俄罗斯的新型周边大国关系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乌克兰的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影响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最后,尽管中美存在战略互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不会放松,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仍可以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依然可以为自己赢得较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

(四) 坚持动态务实的态度开展外交,把握机遇改善中国国际环境

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现阶段外交工作的方向是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就是说,外交应以服务我们国内的核心利益为基本原则,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这就要求我们撇开意识形态障碍,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开展外交。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尽管此人手上沾有中国和克里米亚人的鲜血而遭中俄两国人民的痛恨,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此话至今仍被国际社会很多人或国家奉为圭臬。我们与乌克兰危机的博弈各方都存在重要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交往,因此,中国外交应撇除僵化思维,以灵活、务实、动态的观点来处理国际事务,改变中国“八面埋伏,四面来风”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与俄罗斯联手为中国打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and 能源供应基地,推动中亚的丝绸之路建设。但是,中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有长远规划,积极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并坚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外交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发展平等互利双赢的双多边关系。

参考文献

- [1] Reuters. Timeline: Political crisis in Ukraine and Russia's occupation of Crimea [EB/OL].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8/us-ukraine-crisis-time-line-idUSBREA270PO20140308>, 2014-03-13.
- [2] 新华网.乌克兰卫生部:首都骚乱致82人死亡810人受伤[N/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27/c_126201133.htm. 2014-03-13.
- [3] 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N/OL].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35388.shtml. 2014-04-15.
- [4] Liddell-Hart, B. H. 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M]. Hawthorn, 1971.
- [5] 曹永胜.乌克兰在角力中走向何方:东西分裂或不可避免[N/OL].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303/c1011-24511258.html>. 2014-03-15.
- [6] 金雁.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J].浙江学刊, 2005(6): 65-70.
- [7] [美] 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 [8] Chalupa, Andrea. How to Explain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N/OL]. <http://ideas.time.com/2013/12/17/how-to-explain-whats-happening-in-the-ukraine/>. 2014-03-15.
- [9]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M]. New

- York: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1997: 41.
- [10]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of Ukraine. Number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N/OL]. http://database.ukrcensus.gov.ua/PXWEB2007/popul_eng.htm. 2014-04-06.
- [11]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 [12] 马贵友. 乌克兰民族与宗教 [Z].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乌克兰的昨天和今天. <http://eu-roasia.cass.cn/news/110445.htm>. 2014-03-04.
- [13] 侯昌丽. 乌克兰语言政策探析 [J]. 民族论坛, 2012 (03): 65-68.
- [14] 俞可平. 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证 [N]. 北京日报, 2006-10-23 (018).
- [15]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6] 陈叶军. 张维为: 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从“内容”和“结果”出发, 探索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 [N/O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9460437.html>. 2014-04-07.
- [17] 商务部综合司,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13年乌克兰货物贸易及中乌双边贸易概况 [EB/OL]. 国别贸易报告——乌克兰, 2014 (1).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 2014-03-15.
- [18]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Ukraine [EB/OL].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59.pdf. 2014-04-08.
- [19]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DB/OL]. <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id=28>. [2014-04-19].
- [20] The World Bank. World Data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B/OL].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14-04-08.
- [21]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kraine [DB/OL]. <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up>. 2014-04-08.
- [22] The World Bank. GDP ranking [N/OL].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2014-07-10.
- [23] Evans-Pritchard, Ambrose. ECB: capital flight from Russia has hit \$220bn [N/OL].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ialcrisis/10817511/ECB-capital-flight-from-Russia-has-hit-220bn.html>. 2014-05-20.
- [24] Hille, Kathrin. IMF cuts Russia growth forecast for second time in a month [N/OL]. <http://www.ft.com/intl/cms/s/0/b0788080-d084-11e3-9a81-00144feabdc0.html#axzz32EntPbAM>. 2014-05-20.
- [25] The World Bank.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and Real Expenditures of World Economies: Summary of Results and Findings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R/O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EXT/Resources/ICP_2011.html. 2014-05-21.
- [26] 戴长征, 张中宁. 中国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政策方略 [J]. 学习与实践, 2014, (01): 43-54.
- [27] Agence France Presse. IMF: Ukraine Crisis Could Have 'Sever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Europe [N/OL].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mf-ukraine-crisis-could-have-severe-economic-consequences-for-europe-2014-5>. 2014-05-21.
- [28]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DB/OL]. <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about-bp/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3.html>. 2014-04-12.
- [29] 商务部欧洲司. 2013年中国与欧洲国家贸易统计表 [DB/OL]. <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403/20140300510511.shtml>. 2014-04-13.
- [30] Einhorn, Bruce. How the Ukraine Crisis Could Help Clear Beijing's Smog [DB/OL].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4-04-10/how-the-ukraine-crisis-could-help-clear-beijings-smog>. 2014-04-13.
- [31] 丁原洪. 全面理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J]. 外交季刊, 2012 (103).
- [32] BBC. Russia's trade ties with Europe [N/OL].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 2014-03-19.

〔责任编辑 赵东波〕

Strategic Promotion Vis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Sino-Russian Ocean Cooperation

MA Ping LI Jing-yu · 60 ·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ide of World Ocean Times has arrived. Against this tre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ut the strategic focus eastward into the Pacific Ocean, continue to challeng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abetting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etc. In order to defend the fruits of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China should not only commit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power, but also strengthen mari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bilater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ocean cooperation, actively expand Marine priority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ake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live up to the name, and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peaceful ocean.

Key Words: China and Russia; marine cooperation;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enriching connotation; strategic promotion vision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Effect

HAO Yu-biao TIAN Chun-sheng · 71 ·

Abstract: After President Putin came into office,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developed rapidly. The main motivation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complementary elements demand is the base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Seco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re the guarantees; Third, geographical adjacency is the rigid advantage; Four, energy cooperation is the basic reflection of economic benefit demands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Ukraine cris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pays more attention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ffect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w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rapidly. According to economic foundatio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regional advantage,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is a win-win choic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need to consider how to deepen cooperation forms and models.

Key Words: energy cooperation; economic interests; variation factors; intern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Causes and Impacts of Ukraine Crisis in Domestic Domain

DAI Chang-zheng ZHANG Zhong-ning · 83 ·

Abstract: The Current Ukraine Crisis resul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 among manifold factor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mains. The historical grievances, divi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gions of the nation,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recessions from the domestic domain have constituted its internal factors, while the interventions of big powers like Russia, EU, and US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omain have become its external factors, added fuel to the fire and aggravated the situation. The domestic causes of the Ukraine Crisis have been analyzed from six dimensions in the paper and its impacts upon the world and China have also been explored by the employment of the IPE methods. Some suggestions on China's proper response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pose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Ukraine Crisis; geopolitics; civilization conflicts; big-power games; world pattern; economic cooperation

Re-investigation of Putinism in the National Transition of Russ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LIU Ling-qi GUAN Hai-ting · 99 ·

Abstract: As the main product of gradual reform in Russia, Putinism has coped with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the Boris Yeltsin's late stage, constructed public ideology and values step by ste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multiple transformation goals of stable operation and economic-social growth through increasing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ability. It is the horiz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at will go beyond persistent debate o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Besides, the inherent tension can be resolved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controllable democracy during the Russia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fter Putin was elected as the new president, Putinism continues to reflect th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elements of state governance. Russian government must keep the balance based on traditional value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State Governance; Putinism; Transitional Crisis; Cultural Values; Gradual Reform; Debugging Strategy

The Realization and Safeguard of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JIANG Hong LI Yong-qiang SHEN Hai-tao · 109 ·

Abstract: The continuing upgrade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Korea Peninsula since 2013 has been the substantial damage to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urgency and the reality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which is recognized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play a necessary role i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is regard,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principle should be labeled as one of the key principles of peaceful mean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Key Words: Korean Peninsula; Peaceful Coexistence; regional safety; Northeast Asia geo-politics; de-nuclearization